

# 再慢些吧，这自由而无用的时光

## ——城大访学记

这篇城大访学小记，耽搁了许久，每每想动笔时却又思虑万千，怕日益笨拙的笔触难以描绘这段难忘经历。太多太多的感怀有如阳光透过多棱镜，闪烁着五颜六色的光影，有如那一个月的时光，绮丽而梦幻。

### 入选和抵港

一直自认为没有被幸运女神眷顾过，直到这一次。

当陆续好几位师友邀请我进入“多闻雅集”微信群，随后群里此起彼伏闪烁着“欢迎新多友！”时，这些来自熟悉的陌生的已经成名的和正在成名的传播学界前辈和友人的热烈欢迎，让我欣喜激动又诚惶诚恐——冥冥中似乎赶了好远的路，曲折、迷茫而困顿；又似乎只在转身推门的机缘间，便成全了曾经不敢奢望的念想：成为多友的一员！

从此一扇门打开。在这之前，金铨老师之于我，只是白纸黑字间的深思洞见、讲座上渊博儒雅的风范；多闻雅集之于我，是个分舵遍神州、处处有高手的神秘群体，但其实又那么亲近——只消用六度，哦不，三度或二度空间理论，就可以在周围的学人中，捕捉到一枚新鲜可口的（广东人用词的癖好）“多友”。特别是 16 年的多友会在广州中大举办，更是在心中默默地种下了草。

我们第二批访港是在 18 年四月初开始的。四月的岭南寒意尽退、春光明媚。想着能在焦虑混沌的学术压力中抽身而出，在香港度过一个月“自由而无用”的时光，便满怀珍惜与期待。与同城多友李彦一起，早早就筹划着行程，他提议乘船去，乘船还没体验过，嗯，这个主意不要太棒！于是在 4 月 8 日，我们从番禺莲花山港出发，一个多小时后——粤港海岸的景致还没欣赏够，便抵达香港中港城码头。到了晚上，其他几位多友也陆续抵达，海陆空三路人马齐聚海棠轩，举行了拥挤而热闹的 18 年“四月党人”见面仪式。而这，如 CC 老师所说，也是我们“一生的友谊”的开始。



### 学术分享

4 月 9 日，访学日程正式开始。亲切可爱的 Kitty 与 dudu 带我们参观了城大传媒系，交代了我们访学期间的种种事务。虽第一次见面，但却一点不生分，之前是她们协助办理赴港手续——热情、专业、高效、规范，更重要的是，人性化的香港服务精神，在这几位老师身上深深感受到。接着是沈菲老师跟我们正式见了面，详细介绍了城大传媒系的发展、多友项目的运作等等，透露了他将带领我们进行“艰险程度五星级”（与我们在港期间其他活动比较）的行山计划——登代表香港精神的狮子山——噉！

晚上的欢迎晚宴，正式见到了文献中的各位大佬——除了 CC，还有李喜根、何舟等，他们都是多友项目元老级的参与者。内心敬重却不敢交流，看他们谈笑风生，我却只有默默聆（吃）听（饭），一见大佬就拘谨的毛病，是不是来根士力架能治疗？ㄟ(´▽`)ㄟ

接下来的时间安排了各位老师的学术分享。各位老师或者介绍新近的研究，或者就其学术领域的话题与我们互动交流。祝建华老师温文儒雅，是计算传播学领域的知名专家。他给我们科普了这个领域主要的研究问题、正在进行的几项前沿研究，包括跟内地互联网治理密切相关的研究热点，还饶有兴致地介绍了几位得意门生，足见其以弟子为荣的师者之心。分享会的后段，随着互动的推进，祝老师谈兴盎然，预计的一小时不知不觉延长到两小时。漫谈到某些社会热点时，祝老师认为世间万物都在一定的范围和程度之内相互制衡，极端的事物终将会受牵制——他称为自然主义的观点，这让我们窥见这位科学家式传播学者更接近道家的平和、淡然、从容的一面。



李宇宏老师近年来一直指导学生制作纪录片，学生们的选题立足于亲身生活或身边所见所闻，像香港故事、口述家族史、父辈的文革等，都是有温度有关怀的题材。时间关系只放了三个段落，但即使匆匆一瞥，也感受到学生们所下的功夫：切入的视角几经雕琢、叙事的视点和节奏也把握颇具分寸，一些表现手法已经很成熟，更重要的是，镜头间尽是真情实感的流露，作为学生作品，真心赞，这背后是李宇宏老师多少悉心指导啊！还有又帅又酷的 Tetsuro 小林老师，介绍了日本的传媒体系，让我们了解到与国内传媒生态很多不同的面向，比如社交媒体对国内传统传媒产业冲击很大，广告断崖式下滑、不少纸媒甚至倒闭；但对日本传媒业的影响并没有这么大，日本社会对纸质媒体更为信任，社交媒体更多是小道消息、坊间传言，可信度低，是一种补充而无法取代。Marko 分享了关于环境消费主义的量化研究，这个话题我以前没关注过，颇有意思。林婉莹老师人如其名，温婉优雅。她分享的也是定量研究，以香港雨伞运动为例，测量了参与者情绪与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社会运动与政治参与对传播学而言是个富矿，未来可以考察的角度和层次还有很多。黄冠雄老师的研究是利用眼动仪测量广告效果，还带我们在实验室模拟测量了一番。蒋莉老师主要的关注在媒介与心理，但研究话题很广，从广告效果、人际传播到健康传播，介绍了亲密关系的媒体沟通、“剩女”（及其他被建构的少数群体）的广告认知和认同、成功企业家对创新概念的知识生产、针对菲佣的健康信息说服效果好几个研究案例，信息量巨大。可惜蒋老师小孩还在哺乳期，

讲完匆匆赶回去，不然还可以更多交流。梁励敏老师的研究取向跟我最接近，她介绍的是媒介事件与公共商议的话题，惊叹其理论视野之广阔，从公共商议到文化的社会学，从权力视角到仪式视角，从文本阐释到精神分析，再从更抽象的概念化层面勾连其理论脉络，追问其哲学根源，文化研究做到这个层次，很多问题就通透了。迅速被文静聪慧的梁老师圈粉。

### 李老师的语重心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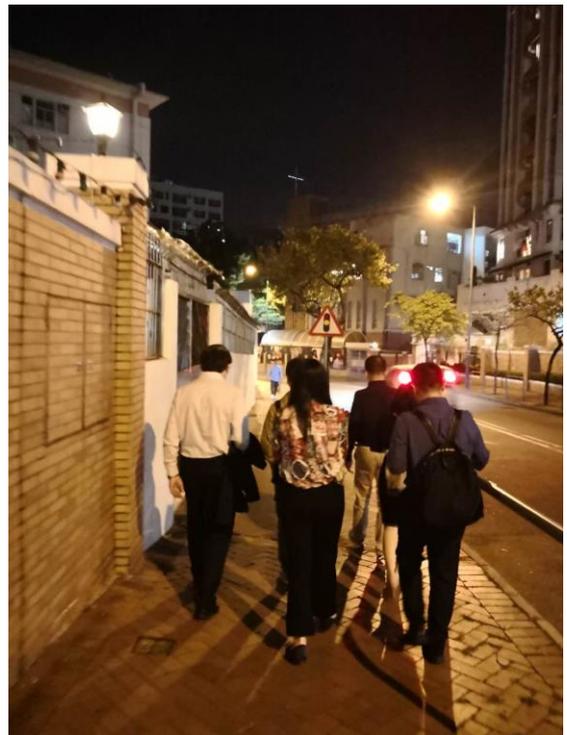
整个访学期间，与 CC 老师接触最多。李老师为我们分享的专题是《解析传播研究的理路》，是关于做社科研究的基础知识，比如概念的层次、常见的逻辑误区、区分观点与论证等，对于还缺乏系统性训练的我来说，却都是满满的干货，只恨知之甚晚，更多研究规范的知识，还需日后根据推荐的系列书目继续研读。“怕什么真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这句，此时很适合安慰我这名后进生。我们也旁听了 CC 老师给博士生上的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Workshop。我们来访学的时间晚，已经接近结课了，跟着学习了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旁观同学们的汇报和讨论。

4月27日，这门课迎来了结课，也是李老师荣休前最后一次课。课上的同学们早有准备，送上了精美的十二生肖书签作为纪念。我们六名正在访学的多友，也代表多友群体献上祝福的鲜花。班长赵茹心思细腻，早就惦记着这个环节，提前精心挑选了花束，甚至围绕“如何一早将花带进教室而不让李老师察觉”提出若干解决方案，口头上演练了几遍，确保每个细节“万无一失”。这一课在城大不过是普通一课，但对李老师、对我们而言，是多么珍重的时刻啊，这一切“小心思”，为的是给老师的这一富有纪念意义的课堂制造更温馨惊喜。李老师很开心地跟大家在教室里又聊开了，还问我们晚上哪里吃饭，我们之前经吃遍（也晒遍）天下美食的沈菲老师指点，打算去大排档吃海鲜，李老师有些“失落”地说，那你们去吧。后来，我们几人很懊悔：当时为何那么诚实，应该先问问李老师的意思，再顺其自然地邀请李老师一起的，活生生错过了跟李老师餐叙的机会（此处吞下一把后悔药）。当晚，李老师在朋友圈记叙这一幕：“学术生涯四十年，好像刚开始就要结束了。今天下午上完最后一堂课，划句点。我勉励学生要有自信，chin up，找出强项，不断培植它，好好开发它。并寄语他们，得到博士学位的时候，勿忘告诉我一声。他们送我十二生肖，因为所有人都包括在内了，想得周到。不料多友班长赵茹突然抱了一束鲜花，我宣布要转赠家中老板。大家站着聊天、照相好一阵子，他们才结队去大围去吃大排档，我嘱咐他们记得喝杯冰啤酒。人间有温暖，只是依依不舍。”句句洋溢着对后生温暖的爱意，看着念着，竟泪光闪烁。我想，哪怕很多年以后，我们也难忘一起见证了李老师这一次感人的谢幕课。





CC 老师反复强调，我们是他亲自接待的最后一批多友了。无论是课堂、饭席，还是闲暇散步，李老师都争取尽可能多的时间跟我们交谈。这让我倍感珍惜和荣幸，还有更多的惭愧。以自己学力之微薄，李老师所讲的还有很多待消化，很想把握好机会向老师多请教，却拿不出个像样的思路来。期间，李老师跟我们在城大食堂，在又一城的餐厅，在那挂着“友多闻”书法的办公室，在绕着学校的山路和街道，跟我们聊了很多很多，从中西学术理路比较、港台新闻业发展脉络、自己的学术生涯，乃至多闻雅集学人的趣闻轶事，看似随意漫谈，却蕴含着几十年的知识积淀与世事洞察，云淡风轻间尽显智慧与通达。每次散步，我们担心老师太劳累不宜久行，他总是说，不要紧不要紧，我陪你们再走走。



右图：李老师说带我们认识捷径，从城大一一路送我们到海棠轩；而我们又一起“护送”李老师回家，一来一去，为的是更多陪伴与聆听。那晚温馨的路灯下长长的身影、和煦的春风暗送花儿的芳香，海棠路上亲切而睿智的漫谈，定格为永远鲜活的记忆。

李老师对我们各种请教总是有求必应。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发了邮件请教李老师问题，就离开办公室回宿舍了，那时已接近十点了。就在我刚回到海棠轩不一会儿，就收到李老师的微信，他给我留言，简要解释了几个要点，说过几天见面再详谈。之后的餐叙，老师惦记着这事呢，一见面就开始跟我敞开了聊。我请教的是有关文化研究中文化霸权、意识形态理论的，李老师讲解了从威廉斯到霍尔理论中哪些要点可以借鉴到我的研究中。一直到饭后，又在教学楼里的学生活动区，找了位子继续听老师讲。周围人来人往，丝毫没有打扰老师的兴致，讲完了研究，又漫谈起早年的轶事，老师曾经回大陆寻根问祖的经历，充满命定般的传奇色彩。那个下午，我们在老师身边静静地倾听与感受着。访学越是临近结束，越是默默祈求时间再过得慢一些。



左图：在最后的送别宴上，振宇将自己的画作赠与李老师和师母，成为最温馨的一刻。

### 伙伴与游乐

李老师召集“多友”项目，希望为传播学领域青年学人搭建“没有利害，只有交心”的交流平台，他在不同场合都说过：你们从各自不同的城市过来，暂时从繁忙的工作中抽身出来，一个月的时间，聚在一起不带功利目的地交流学术，游历香港自然和人文风景，这样朝夕相处得来的友谊，纯粹而珍贵，很多多友都成为彼此一生难得的朋友。短短一个月的时间，让我们“六只小龙虾”亲如兄弟姐妹，更真切体会到李老师营造学术共同体的用心良苦与明智远见。

除了课上听城大各位老师分享，在润喜同学提议下，我们也组织了内部的分享交流，有

时在办公室，有时在行山看海的间歇，不拘形式。或者介绍自己的兴趣领域和新近研究，或者提出自己的学术困惑、研究瓶颈，在交流碰撞中以求打开思路。其实，很多问题远远超过做研究本身，譬如对工作和生活如何平衡、理想与现实如何安顿的思考贯穿于研究过程中，从中折射的，是各自学术成长与生命体验的交织，是时代关怀与研究痛觉的对接，而这些问题，也为当今传播学人所共享。这种惺惺相惜的共鸣，让我们走近彼此。

平时参加完课程之后，我们总是成群结队去香港大大小小各种书店淘书。振宇同学爱书如狂，搜罗了几十个旧书店的信息，每次出门就尽可能打卡，每天马不停蹄、风风火火行走于香港各种景点、书店和食肆，不见疲惫，被我们冠以“风火轮”称号。在他带领下，我也跟着混迹其中，只要有时间慢慢淘，每次都有不同的惊喜和收获。在寸地寸金的香港，旧书店作为自由多元文化精神的载体，虽不招摇显眼却始终有一席之地，有的是临街小店面，有的则藏身高楼大厦某一隅，像教室像仓库，而那些或整齐列阵于直抵天花的书架之上，或散而不乱垒于桌边角落的旧书，让行走于浮华与喧嚣的心灵，终能觅得一处静谧的港湾。

润喜和渊渊是最爱学习的两位，在我们其余四人筹划吃喝玩乐大计时，他们总是要留在办公室工作，导致六人团多次无法成团。渊渊同学也不为港式美食动心，最喜欢到城大食堂同一个摊位、吃同一款菜，百吃不厌。因该摊位黑色的装修，美其名曰“小黑屋”。当我们提议去哪里吃超级美食时，渊渊总是说：那我去小黑屋了。不知道的还以为她受什么委屈，要躲进小黑屋呢(´▽`)。其实是她十分珍惜访学时光，总想抓紧时间回办公室去，可谓争分夺秒地学习，这种精神，真真让人自愧不如。

郊游与玩乐，也是访学不可或缺的部分。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尽情地探索山与海的香港。最难忘的是沈菲老师带我们登狮子山，一路赏花木鸟兽（兽，其实就是野猪一只），品山林气息，不亦乐乎。尽管一早已被沈老大告知路途艰辛，但越到后半程，山路越是崎岖，到了冲顶的一小段，已完全无路可寻，只能脚手并用抓着树枝攀上山顶，果真筋疲力尽。下山因膝盖受力大，更是步步维艰，但所有的辛苦，都在山脚下遇到一群拦路的猕猴而烟消云散。猴儿们一点不生分，轮番打劫我们的剩粮，我们兴奋地与这群最聪明的动物嬉戏逗乐，最终“尽兴而狼狈”地冲出包围圈，看我们的表情就知道了：



在没有领导带领的日子，我们或三五成群，或“倾巢出动”，流连于维港、太平山、铜锣湾等网红景点，穿梭于大大小小的书店间，在海边吹着海风畅聊，在馆子里大快朵颐……太多的美好瞬间，已融入每个人的记忆深处，即便时光流逝，也常忆常新。



九龙城寨一游。咦，花衬衫那位是谁？



地铁站打卡搞怪系列之石硤尾



地铁站打卡搞怪系列之筲箕湾



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群小龙虾（本群绰号小龙虾）



领到工资之后自嘲是“赴港就业”的大陆青年

这种情谊一直延续着。现在无论因公因私，只要任何一人到我们所在的城市——广州、西安、重庆、武汉、合肥、苏州——我们都一定会相约见面。从此，这一份友谊熨帖心田，无论天南海北，无论逝水流沙。

2018年四月多友 曹洵